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秀亞自選集

I217.1

2010
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秀

聖

自

選

集

秀亞自選集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18

著者：秀亞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大勵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新生南路一〇三巷二五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

定價：精裝一一〇元
平裝八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再版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三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







今晚能治舟湖上
水上是一片清迷
只有零落几点白字
怕人的浪湿了人衣

为了已事免清句
我教为住工小能
望出指引我前路
微日各篇烟

目 錄

素描	
生活照片	
手跡	
小傳	一
種花記	三
雪·紫丁香	九
沒有荷葉	一五
杏黃月	一九
月明中	二五
雨點譜成的樂曲	三〇

雨夜	三
澄明的湖水	三七
故居	四一
寂寞之歌	四四
過秦嶺	四七
北國之冬	五三
古城的市招	五五
寄向遠方	五九
一封信	六四
父與女	七一
憶父	七七
遺珠	八五
秋日小札	九一
要做女貞德	九五

智慧・德性	九
詩人同茗茶	一〇三
老校工的羊	一一
馬槽邊的小羊	一九
晴陰	二七
心曲	三五
溫情	四一
愛之火	四九
談愛情	五三
書房的一角	五九
代擬的情書	七三
藝術與愛情	七九
附錄	八九
作品書目	

小傳

· 傳 小 ·

張秀亞出生於河北平原——古代幽燕之地，祖籍河南省，外祖籍隸江南，負笈於天津及北平。中學時代開始寫作，以「陳藍」筆名寫散文，「亞藍」筆名寫小說，而以本名寫詩，近年來廢棄筆名，寫作時署用本名，僅一度以「心井」為筆名寫作方塊文章。高中畢業時在學校師長鼓勵下，出版散文小說結集「大龍河畔」。初考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，後為開拓知識天際線，轉入西洋語文學系。於大二時出版中篇小說「皈依」，大三時出版中篇小說「幸福的泉源」，長詩「水上琴聲」亦為是時嘗試之作。大學畢業，考入校中研究所史學組，後以不堪敵偽壓迫，並為參加愛國抗戰之行列，與女院室友二人間關入蜀，為重慶益世報副刊編輯文藝副刊「語林」，並擔任該報社論委員。勝利還鄉，返母校任教三年，三十七年渡海來臺，閉居無俚，繼續學文。民

國四十七年，應臺中市天主教靜宜英專之聘，於該校講授「翻譯」課程凡七載，輔仁在臺復校，返校服務，擔任大學部「文藝寫作」及研究所「英美文學研究與翻譯」課程，暇則以讀書，觀畫，欣賞音樂自遣。偶亦執筆爲文，間或亦執筆譯筆。出版著譯凡五十四種。新詩二十篇及散文小說多篇曾被譯爲英文。

曾獲中國文藝協會首屆散文獎章，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首屆散文獎，中央婦工會首屆文藝金獎章，三十八年，並以長詩獲婦聯會徵文第一名獎。有關評介張秀亞作品之文章，不下三十餘篇，散見各報章雜誌。

種花記

自從搬到這個房子來，我一直以為是跌到了沙漠中，——階上沒有一點草青，窗外沒有一絲花香。一道掛着幾片白雲的竹籬，圈住了前後院空漠不毛之地，也圈住了我的寂寞。我抱怨荒冷的環境剝奪盡我最後一點不算奢侈的享受，——大自然的美麗。

我終日渴望着一抹綠色，一點點象徵着生命與活力的顏色。但這寶貴的顏色是借不來的呵，只有自己尋覓吧。

跑遍了臺中的馬路，在一家小店裏，以一元錢的代價，我換來一個封住生命與綠意的小包——一包花籽。

神秘的小紙包給了我多美麗的憧憬呵——紙包上面，印出了皎白、鵝黃、寶石藍色的秀逸花

朵，還附有那麼一個怪詩意的名字——「三色堇」。

回到家，我立即動手播種這個「美麗的理想」了。在那一片病黃色的後院土地上，我一鏟一鏟的挖了下去，鏟子下面，出現了玻璃渣、碎瓦片，還有一些烏黑的煤屑。「荒瘠的土呵！」我嘆息着。挖了寸多深，我便把那凝結着希望與美麗的花籽——幾粒像黑芝麻似的種子，埋了進去，「試試你的生命力吧，小東西！」在上面，遍灑了我熱情的注視，又遍灑了清涼的水點。

每晨起身後，首要的事，便是去探視我的花兒。我懷了無限的溫愛，宛如母親呼喚幼兒起床，向着在清晨空氣中微睡着的大地輕呼：「醒來吧，美麗的生命！」在那無邊的寂靜中，我似感到大地的平勻脈搏和地下小植物微弱的吹息。啊，我第一次經驗到這份又興奮又忐忑的心情。一連幾個晴明酷熱的日子，早晨澆過水的土壤，日午便為太陽的火球曬得冒煙，接着又是幾天滂沱的大雨，種花的後院又成了一片汪洋，對着那消息沉沉的一方土塊，我無言的扼腕徘徊。轉眼六天過去了，幫我炊飯的小姑娘，也似窺出了我那份焦灼的心情，七分安慰，三分嘲弄似的說：「我聽到人家說，花籽種下去過五天不出芽的話，就沒有希望了。」

「再等五天看吧，這兩天天氣太壞了。」我故意樂觀的把希望延長，其實暗地裏卻真為土中那幾顆「小黑芝麻」擔着心。

又過了兩天，我懷着絕望的心情來問訊土中的消息，呵，我不禁發出了一聲歡呼——一個奇

蹟出現了：我看到一個身長幾乎只有十分之一吋的小小勇士，披了兩片綠色盔甲，躍出地面。至此，我才明白袁中郎爲什麼用「如種出土」來形容那盎然的生機了。好個精神奕奕的 Green

Knigh (綠青武士) ●！

它在外面欣然的茁長着，坐在房中的我，隔了一層窗紗，用幻想爲它織出了錦繡前程。我夢着它一天生長高大，渲染美麗了我的院角，我的心靈……。至此，我似乎對生命，對美麗，都有了把握。

一天下午，我一半誇耀一半報復的向着那小姑娘說（我記得她曾挪揄過我呵。）：「等着吧，這片空地就要變成了頂美麗的花園！」語音未了，耳邊送來一陣唧唧的聲音。一抬頭，一羣紅紅酒糟鼻的醜火鴨，正高視闊步的流連在我的「花園」中，小姑娘舉起了竹枝掃把，它們才呼嘯着搖擺而去！

我的天，我的那些綠青武士的一身披掛沒有了，只剩下段火柴樣的根株，由於火鴨的入侵，落得了這淒涼景況！

看呵，那麼一個小小的「光桿兒」，仍然忍耐着驕陽的曝曬，熱風的捉弄，面對着不可知的運數，茫然而立，小小脊背挺得筆直，好像是「復歸於土」●中那個小女孩黑黑澤 (Hazel) 面對着夕陽中嶮巖崖谷，她不知道懼怕，因爲她太天真純潔，生氣蓬勃！生的戲劇呵，還有比這個再

悲壯的嗎？

我本來可以爲那些初生的幼苗搭起一道籬笆，防止更慘痛的禍事重演，但終因我對這幼芽過份偏愛而變得迹近殘忍了：「如果你還有蘊蓄在土中的生命力都拿出來吧，小小壯士！和驕陽、淫雨、醜火鴨戰鬥吧！」

過了三天，小小的光棍左右果又飛出了新綠的翅膀，可愛得像個小天神，生機經過斃喪卻似乎格外豐盈。但因了這「城市」不設防的緣故，又橫遭鄰家的大母雞及羣雞的摧殘，當那個黃昏，我自外面回來，看到那爲暴力剪伐得更短的新苗，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淚。

懷着惋惜的心情，同時也懷着更多的希望，我回到房內。我相信它仍會長得強大，茁壯展出美麗的枝葉，一次次的悲劇的考驗，已鍛鍊出它生命力的強韌！

今天，當那個炊飯的小姑娘告訴我：「種的花兒已打了苞」時，我不禁喜極欲狂了。但同時又有一種什麼樣的感觸，好像一條蛇般在我的心中蠕動，使我要悲哀，使我要歡唱。

桂冠詩人丁尼生 (Tennyson) 曾在一篇序曲裏歌讚過：「生命的芽蘗，用了盲目、衝動的力量，向着光明，向着地面頂撞。」神奇的生命力呵，瑰麗的生命力呵！我以爲它一點也不是盲目的、衝動的、而是智慧、勇敢、百折不撓的。當我撫摸着枝頭那飽滿的蓓蕾時，我似看到那年青美麗的生命女神加冕了。

● Green Knight 綠帽武士，爲英中世紀敘事詩 *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* 中之主角，全身綠色甲冑，號勇善戰。

● 爲英國女作家 Mary Webb 的小說集，原名 *Gone to Earth*。

四十年六月十二日・中央副刊